法苑珠林卷第二十三　滅　富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機辯篇第五十八

愚戇篇第五十九

機辯篇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菩薩部　羅漢部

述意部第一

惟夫三藏浩汗七衆紛綸設教備機煥然通解聞普集則哀切追情聽滅道則喜捨啓寤清泠音韻鬱若芝蘭峻言宫商開導耳目所以馬鳴迪其幽宗龍樹振其絶緒提婆折其名數羅漢摠其條理並翊贊妙典傳芳外學迷津見彌長夜逢曉繼繹典之高範表師資之訓術屬于斯也可謂威哉祇園若在鹿苑如瞻誠未證果趣佛通也

菩薩部第二 略列三餘散別篇

馬鳴菩薩傳云佛去世後三百餘年(摩耶經六百年)出自東天竺桑岐多國婆羅門種也弱歲奇譽以文談見稱天竺俗法論師並皆執勝相以表其德

[illegible]

馬鳴用其俗法以利刀貫杖銘云天
下智士其有能以一理見屈一文見
勝者當以此刀自刎其首常執此刀
周游諸國支論之士莫能抗之者是
時閻陀山中有一羅漢名富樓那外
道名理無不綜達於是馬鳴詣而候
焉見其端坐林下志氣眇然若不可
測神色謙退似而可屈遂與言沙門
說之我有所明要必屈汝我若不勝
便刎頸相謝沙門黙然容無負色亦
無勝顏拍之數四曾無應情馬鳴退
自思惟我負矣彼勝矣彼安無言
故無可屈吾以言之雖知言者可屈
自吾未免於言是可愧耳退謝其屈
便欲刎首沙門止之汝以自刎謝我當
隨我意歸汝周羅為我弟子即以理
伏落髮授簪受具足戒呾則文宣佛
法游則闡揚道化作莊嚴佛法諸論
百有萬言大行天竺舉世推宗以為
造作之式雖復西河之亂孔父身子
之疑聖師蔑以過也其後龍樹染翰
之初著論之始未嘗不稽首馬鳴作
自歸之偈謙遜其貞良以自嘉焉

今天竺諸王勢士皆爲之立廟宗之
若佛訶有之曰
龍樹菩薩傳并付法藏傳云有一大
士名曰龍樹依傳云佛去世後七百年內出現於世依羅什法師傳云西過正
音名爲龍樹梵語略故曰龍樹佛去世後三百年出現於世壽年七百歲故人稱龍樹佛滅後七百年出世
天聰奇悟事不再問立法幢摧
伏異道託生南天竺國出梵志種大
豪貴家始生之時在於樹下由龍成
道因號龍樹少小聰哲才學超世本
童子時處在襁抱聞諸梵志誦四韋
陀論其典淵博有四萬偈各三十二
字皆即照了達其句味弱冠馳名擅
步諸國天文地理星緯圖讖及餘道
術無不綜練朋友三人天姿奇秀相
與議曰天下理義開悟神明洞發幽
旨增長智惠若斯之事吾等悉達更
以何方而自娛樂復作是言世間唯
有追求好色縱情極欲最是一生上
妙快樂宜可共求隱身之藥事若斯
果此願必就咸言善哉斯言甚快即
至術處求隱身法術師念曰此四梵志
才智高遠生大憍慢草芥群生今以
術故屈辱就我然此人輩研窮博達

所不知者唯此瑕術若授其方則永
見棄且與彼藥使不知之藥盡必來
師諸可久即便各授青藥一丸而告
之曰汝持此藥以水磨之用塗眼瞼
形當自隱尋受師教各磨此藥龍樹
聞香即便識之分數多少錙銖無失
還向其師具陳斯事此藥滿足有七
十種名字兩數皆如其方師聞驚愕
問其所由龍樹答言大師當知一切
諸藥自有氣分因此知之何足為怪
師聞其言歎未曾有即作是念若此
人者聞之猶難況我親遇而惜斯術
即以其法具授四人四人依方和合
此藥自翳其身遊行自在即共相將
入王後宮宮中美人皆被侵掠百餘日
後懷妊者衆尋往白王庶免罪咎王聞
是已心大不悅此何不祥為怪乃尒
召諸智臣共謀斯事時有一臣即白
王言凡此之事應有二種一是鬼魅二
是方術可以細土置諸門中令人守
衛斷諸往來者若是方術其跡自現設
是鬼魅入必無其跡人可兵除鬼當呪滅
王用其計依法爲之見四人跡從門

而入宮防衛者衆以鬪王王將勇士
凡數百人揮刀空中斬三人首近王
七尺內刀所不至龍樹斂身依王而
立於是始悟欲為苦本敗德危身汙
辱梵行即自誓曰我若得脫免斯厄
難當詣沙門受出家法既出入山至
一佛塔捨離欲愛出家為道於九十
日誦閻浮提所有經論皆悉通達更
求異典都無得處遂向雪山見一比
丘以摩訶衍而授與之請誦愛樂
敬供養雖達實義未獲道證辯才無
盡善能言論外道異學咸皆推伏請
為師範即便自謂一切智人心生憍
慢甚大貢高便欲往彼瞿曇門入介
時門神告龍樹曰今汝智慧猶如蠡
喻此於如來非言能辯無異螢火齊
耀日月以須彌山等芥塵子我觀仁
者非一切智云何欲此門而入聞是
語已赧然有愧時有弟子白龍樹言
師常自謂一切智人今來屈辱為佛
弟子弟子之法諮承於師諮承不足
非一切智於是龍樹辭窮理屈心自
念言世界法中津塗無量佛經雖妙

句義未盡我今宣可更敷演之開悟
後學饒益衆生作是言已偏處靜室
水精房中大龍菩薩愍其若此即以
神力接入大海至其宮殿開七寶函
以示諸方等深奧經典無量妙法授
與龍樹九十日中通解甚多其心深
入體得實利龍知心念而問之曰汝
今看經為徧未耶龍樹答言汝經無
量不可得盡我所讀者足滿十倍過
閻浮提龍王問言忉利天上釋提桓
因所有經典倍過此宮百千萬倍諸
處此此易可稱數尓時龍樹既得諸
經豁然通達善解一相深入無生二
忍具足龍知宿道還送出宮時南天
竺王本甚邪見承事外道毀謗正法
見其龍樹是一切智人共大論師論
難不違稽首禮敬剃除鬚髮而就出家
如是所度無量邪見王家常送十車
衣鉢終竟一日皆悉部盡如是展轉
乃至無數廣開分别摩訶衍義造憂
波提舍論十萬偈莊嚴佛道大慈方
便如是等論各十萬偈令摩訶衍先
宣於世造無畏論滿十萬偈中論出

於無畏部中凡五百偈其所敷演義
味深遠摧伏一切外道勝幢是時有
一小乘法師見其高明常懷忿嫉龍
樹菩薩所作已辨將去此土聞法師
云汝今樂我久住世不答曰否者實
不願也即入閑室經日不現弟子咸
怪破戶看之遂見其師蟬蛻而去天
竺諸國並為立廟種種供養敬事如
佛焉

羅漢部第三

如智度論云舍利弗於一切弟子中
智慧最為第一如佛偈說
一切眾生中　唯除佛世尊　欲比舍利弗
智慧及多聞　於十六分中　猶尚不及一
舍利弗智慧多聞年始八歲誦十八
部經通解一切義是時摩伽陀國有
龍王兄弟一名姞利二名阿伽羅降
雨以時國無荒年人民感之常以仲
春之月大集龍處為設大會作樂談
義終此一日自古及今斯集未替此
日常法敷四高座一為國王二為太
子三為大臣四為論士今時舍利弗
以八歲之身問眾人言此四高座為

誰與之衆人答言爲國王太子大臣
論士是時舍利弗獨察時人無勝己
者便共論議訖無敵者衆人歎伏或
謂是小無知或謂智是過人難復嘉
其神異猶各慚首羞恥辯年小不
自與語皆達年少得言聞之無不歎居
言解理超絕時諸論師數未曾有愚
智大小一切皆伏王大歎喜即命有
司封一聚落常以給之王乘象輦振
鈴告令宣示一切十六大國無不慶
悅 [illegible]
[illegible] 是時吉占師子名拘律
陀姓大目揵連是舍利弗友二人才
智德行互同行則俱遊住則同止少
長友契結要始終後俱厭世出家學
道作梵志弟子情求道門久而無徵
以問於師師名訕闍耶而答之言自
我求道彌歷年歲不知道果非其人
乎他日師疾舍利弗在頭邊立大目
連在足邊二人慊慊其師將終乃
愍而笑二人同心俱問笑意師答之

[illegible]
言世俗無恥為恩愛所侵我見金地
國王死其大夫人自殺大積求同一
處而此二人行報各異生死殊絕是
時二人爭受師語欲以殺其盧曹後
有金地賣人達來摩伽陀國以賤
之果如師語乃撫脉數曰我昔非其人
耶為是師隱我耶二人誓曰若先得
甘露要畢相報 [illegible]
[illegible]
依論問曰何以名舍利弗答
曰是毋所作字伽陀國是中有大城
名王舍城王名頻婆娑羅有婆羅門
論師名摩陀羅王以其人善能論故
賜封一邑去城不遠是摩陀羅遂有
居家婦生一女眼似舍利鳥眼即名
此女為舍利次生一男膝骨麁大名
拘絺羅 [illegible] 既有居家畜養男女所
學經書皆已陳故不復業新是時南

天竺有一婆羅門大論議師字提舍
於十八種大經皆悉通利是人入王
舍城頭上戴火以銅鍱鍱腹人問其
故便言我所學經書甚多恐腹破裂
是故鍱之又問頭上何以戴火荅言以
大暗故衆人言日出照明何以言
暗荅曰暗有二種一者日光不照二
者愚癡暗故今雖有日明而愚癡猶
黒衆人言汝但未見婆羅門摩陀羅
論師汝若見者腹當縮明當暗是婆
羅門徑至鼓邊打論議鼓國王聞之
問是何人衆皆荅言南天竺有一婆
羅門名提舍是大論師欲求論處故
打論鼓王大歡喜即集衆人而告之曰
有能難者與之論議摩陀羅聞之自
疑我以陳故不復業新不知我今能
與論不俛仰而來於道中見二特牛
方相觝觸心中作想此牛是我彼牛
是彼以此爲占知誰得勝此牛不如
便大愁憂而自念言如此相者我將
不如欲入衆時見有母人挾一瓶水
正在其前躄地破瓶復作是念是亦
不吉甚大不樂既入衆中見彼論師

顏貌意色勝相具足自知事不獲已
與共論議論議既交便墮負處王大
歡喜大智明人遠入我國復欲為之
封一聚落諸臣議言一聰明人來便
封一邑功臣不賞但寵語論恐非安
國全家之道今摩陀羅論議不如應
奪其封以與勝者若更有勝人復以
與之王用其言即奪與後人是時摩
陀羅語提舍言汝是聰明人我以女
妻汝男兒相累今欲遠出他國以求
本志提舍納其女為婦其婦懷妊夢
見一人身被甲冑手執金剛摧破諸
山而在大山邊立覺已白其夫言我
夢如是提舍言汝當生男摧伏一切
諸論議師唯不勝一人當與作弟子
舍利懷妊以其子故母亦聰明大能
論議其弟拘絺羅與姊談論每屈不
如知所懷子必大智慧未生如是何
況出生即捨家學道至南天竺不剪
指爪讀十八種經書皆令通利是故
時人名為長爪梵志姊子既生七日
之後裹以白氎以示其父其父思惟
我名提舍逐我名字字為優波提舍

[illegible]是爲父母作字衆人以其[illegible]
舍利所生皆共名之爲舍利弗弗言子也
又舍利弗者世世本願於釋迦佛所
作智慧第一弟子字舍利弗是亦本
願因緣以名舍利弗
問曰若尒者何以不言憂波提舍但
言舍利弗答曰時人貴重其母於衆
女人中聰明第一以是因緣故稱舍利
弗
又佛本行經云佛於舍婆城於其中
間有一大樹名尸舍波其樹蔭下多
有一切諸婆羅門止息其下諸婆羅
門邊見阿難來欲到邊各相告言汝
輩當知此是沙門瞿曇弟子於諸聰
明多聞之中最第一者作是語已阿
難便至白言仁者今請觀此樹合有
幾葉尒時阿難觀其樹已而報彼言
東枝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如是
南枝西枝北枝皆言合有若干百葉
若干千葉作是語已遂即捨去尒時
彼諸婆羅門輩阿難去後取百數葉
隱藏一邊阿難迴已諸婆羅門於是
復問仁者阿難汝復來耶乞更觀此

樹有幾多葉[illegible]今時阿難佛觀樹已[illegible]知
婆羅門等所摘核葉若干百數便
即報彼婆羅門言東枝合有若干百
葉若干千葉如是南枝西枝北枝亦言
合有若干百葉若干千葉作是語已
便即還去今時彼等婆羅門生希
有心未曾有之各相謂言此之沙門
甚大聰明有大智慧諸婆羅門以此
因緣心得正信得正信已其後不久
悉各出家成羅漢果 出[illegible]三[illegible]經文

頌曰
樞機可尋得 善誘令心伏 八水潤焦芽
三明啓普曰 來問各不同 訓答皆芬郁
摸括四龍驚 亦除二鼠逐 意樹發空華
心蓮吐輕馥 喻此滄海變 譬彼菴羅熟
妙智方縱錦 詞殊同毫穀 善學乘梵允
眞言畢鏤腹
感應緣 [illegible]
秦太守趙正
晉沙門釋僧叡
晉沙門支孝龍
晉沙門康僧淵
秦苻堅臣武威太守趙正立志忠政

大弘佛法將墜初服對肄五美戎妖
縱暴民流四出而得傳譯大部蓋由
趙正之力矣又有正字文業洛陽長
水人或曰濟陰人年至十八爲偽秦著
作郎後遷至黃門郎武威太守爲人
無鬚而瘦有妻妾而無兒時謂閹人
然而性度敏達學兼內外性好譏諫
無所迴避苻堅末年寵惑鮮卑惰於
治政因歌諫曰
昔聞孟津河千里作一曲此水本自
清是誰攪令濁堅動容曰是朕也又
歌曰
北園有一棗布葉垂重陰外雖饒棘
刺內實有赤心
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
皆此類也後因關中佛法之盛願欲
出家堅惜而未許及堅死後方遂其
志更名道整因作頌曰
佛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歸命釋迦文
今來投大道
後遁迹商洛山專精經律晉雍州刺
史郗恢欽其風尚逼共同遊終於襄陽
春秋六十餘矣

晉長安有釋僧叡魏郡長樂人也博
通經論機辯難及姚興姚嵩特加禮
遇興問嵩曰叡公何如嵩答實鄴衛
之松柏興勅見之欲觀其才器叡風韻
窪流含吐彬蔚興大賞悅即勅給俸
卹吏力人輦輿後謂嵩曰此乃四海
摽領何獨鄴衛之松栢耶於是美譽
遐布遠近歸德什所翻經叡並參正
昔竺法護翻正法華經至受決品云天
見人人見天什譯經至此乃言曰此語
與西域義同但在言過質叡曰將非人
天交接兩得相見什喜曰實然其領
標此皆此類也什歎曰吾傳譯經論
得與子相值真無所恨矣著大智論
十二門論中論等諸序并著大品法
華維摩思益自在王禪經等序皆傳
於世叡弘讚經法常迴此業願生安
養於是臨終之日入房洗浴燒香禮拜
還牀面向西方合掌而卒是日同寺
咸見五色香煙從叡房出春秋六十
七矣

晉淮陽有支孝龍淮陽人少小風姿
見重加復神采卓犖高論適時無人

能抗陳留阮瞻潁川庾凱並結知音
之交世人呼為八達時或嘲之曰大晉
龍興天下為家沙門何不全髮膚去
袈裟釋梵服披綾羅龍曰抱一以逍
遙唯寂以致誠剪髮毀容改服變形
彼謂我辱我棄彼榮故無心於貴而
逾貴無心於足而逾足矣其機辯適
時皆此類也孫綽為之贊曰
小方易擬　大器難像　桓桓孝龍
克邁高廣　物競宗歸　人思効仰
雲泉彌漫　蘭風肹響
晉康僧淵本西域人生于長安貌雖
胡人語實中國容止詳正志業弘深
晉成之世與康法暢支敏度等俱過
江暢亦有才思善為往復著人物始
義論等暢常執麈尾行每值名賓
輒清談盡日庾元規謂暢曰此麈尾
何以常在暢曰廉者不求貪者不與
故得常在淵亦機辯逾過於暢時頊
邪王茂弘以鼻高眼深每戲弄之淵曰
鼻者面之山眼者面之淵山
不高則不靈淵不深則不清時人以
為名答

[illegible]

愚戇篇第五十九 此有三部

述意部 般陀部 雜癡部

述意部第一

夫愚戇者是衆病之本障道之源致使昏滯三有沈溺四流六情常閉三毒常開闇者口爽發語成狂淫癡不得振其美名愛不得遲其足採善惡於叢苙拔凶須於虎口魚魯不辯菽麥何知愚惑之甚罪莫大焉

般陀部第二

如善見律云般陀者此言路邊生何以故般陀母本是大富長者家女長者唯有此一女憐愛甚重作七層樓安置此女遣一奴子供給所須奴子長大便與私通即共奴籌量我今共汝叛往餘國如是三問奴子言不能去女語奴言汝若不去我父母知必當殺汝奴答言我若往他方會無錢寶云何生活女語奴言汝隨我去我當偷取珍寶共汝將去奴答言若如是者我共汝去此女日日偷取珍寶與奴將出在外藏算計得二人重擔遣奴前出在外共期此女假著婢服

反鑰戶而出共奴相隨遠到他國安

處住止一二年中即懷胎欲產思自
念言我今在此若產無人料理思念
憶毋欲得還家共婿籌量奴婿不去
云若歸必當殺我婿入山斫樵不在
於後開戶而去婿還不見其婦即問
比隣見我婦不答言汝婦已去其夫
即逐至半路及其婦已生一男兒夫
語婦言汝為欲產故去汝今已產何
須去耶婦聞即還其後未久以復懷
胎欲產復叛至半路中復生一男其
婿追逐半路共還其二兒並於路邊
生故便字為般陀般陀兄弟與諸同
類共戲二兒力大打諸同類同類罵
言汝無六親眷屬孤單在此何敢打
我兒聞此呵還家啼泣問毋此事其
毋默然不答其兒啼哭不肯飲食毋
見不食慈念二兒便語其實二人聞
已便語毋言送我外家不能住此其
毋不許二兒啼泣不已毋共婿籌量
即共往送到入門外遣人通知父毋
聞已答言使二兒入汝不須相見長
者即遣人迎二兒入入已以香湯洗

浴著衣瓔珞抱取二兒置兩膝上問
言汝母在他方云何生活不甚貪乏
耶二兒答言他方貧窮賣樵自活母
聞慈念即以裹盛金遣送與安語言
汝留二兒我自養活汝將此金還先
住處好自生活不須與我相見二兒
年大為其取婦翁婆年老臨欲終
時以其家業悉付二兒其翁婆命終
其兒以家事付弟出家出家不久即
得羅漢其弟耽俗後往兄所求欲出
家兄即度之兄教一偈四月不得悉
前失後兄呵念言此人於佛法無緣
當遣還家即牽袈裟驅令出門門
外啼泣不欲還家佘時世尊以天眼
觀看衆生見周羅般陀應可度緣往
至其所問何以啼般陀具答世尊見
驅因緣佛知非時開能度是以牽出
世尊安慰其心即以少許白氎與周
羅般陀汝捉此氎向日而挼當作是
念取垢取垢世尊教已即入聚落受
供舍法母請世尊臨中觀般陀將得
道果即說偈言
入寂者歡喜見法得安樂先無害最樂

不害於衆生世間無欲樂出離於愛欲
若調伏我慢是爲第一樂
尒時周利槃陀迦聞此偈即得阿羅
漢果又增一阿含經云朱利般特佛
教執埽篲令誦埽忘篲誦篲忘埽
乃經數日始得埽篲復名除垢般特
思念灰土瓦石若除即清淨也結縛
是垢智慧能除我今以智慧篲埽除
諸結縛
又新婆沙論云見授伽陀一偈經四月
誦不得兄訶擯出尒時世尊見帶慈
之即以神力轉彼所誦伽陀更爲授
之尋時誦得過四月所用功勞復別
授以除塵垢頌而語之言今日苾芻
從外來者汝皆可爲拭革屣上所有
塵垢小路敬諾如教奉行至日暮時
有一苾芻革屣極爲塵垢所著小路
拭之一隻極淨一隻若拭而不能淨
即作是念外物塵垢暫時染著猶不
可淨況內貪欲瞋癡等垢長夜染心
何由能淨作是念時彼不淨觀及持
息念便現在前次第即得阿羅漢果
問小路何緣如此闇鈍答曰小路

於昔迦葉波佛法中具足受持彼佛
三藏由法慳垢覆蔽其心曾不爲他
受文解義及爲廣說由彼業故今得
如是極闇鈍果有說彼尊者曾於婆
羅痆斯城作販豬人縛五百豬口運
置船上度至彼岸及下船時氣不
通故豬皆已死由彼業力如是闇鈍
有說彼尊者昔餘生中曾閉塞瞿陀
獸窟門令不得出在中而死由彼業
故闇鈍如是
又處處經云佛言昔者朱利般特比
丘學問經於二十四年唯得五言然
解者不憂何以故由本宿命更見五
百佛悉通知衆經但由閉藏經道不
肯教人後被病一十四日臨死時乃悔
呼人教之有是一福故知五言何況乃
具足教人得福不可計也
又法句經云佛在世時有一比丘字朱
利般特新作出家稟性闇塞佛令五
百阿羅漢日日教之三年之中不得
一偈國中四輩並知愚冥佛愍傷之授
與一偈守口攝意身莫犯如是行者得
度世汝今年老方得一偈人皆知之不

足爲奇今當爲汝解說其義諸然
聞得阿羅漢道時波斯匿王請佛及
僧於正殿會佛欲現般特威神與鉢
令持隨後而行門士識之留不聽入
卿爲沙門一偈不可受請何爲吾是
俗人由尚知偈豈況沙門無有智慧
施卿無益不須入門般特即住門外
佛坐殿上行水已畢般特擎鉢申臂
遙以授佛王及群臣夫人太子衆會
四輩見臂來入不見其形怪而問佛
是何人臂佛言是賢者般特比丘臂
也即便請入威神倍常王白佛言聞
尊者般特本性愚鈍方知一偈何緣
得道佛告王曰學不必多行之爲上賢
者般特解一偈義精理入神身口意
寂淨如天金雖復多學不行徒喪識
想有何益哉於是世尊即說偈言
雖誦千章 句義不正 不如一要
聞可滅意 雖誦千言 不義何益
不如一義 聞行可度 雖多誦經
不解何益 解一法句 行可得道
同聞此偈二百比丘得阿羅漢道王
及群臣夫人太子莫不歡喜

又法句喻經云昔有一國名多摩羅
夫城七里有精舍五百沙門常與其
中讀誦行道有一老比丘名摩訶盧
爲人闇塞五百道人傳共敎之數年
之中不得一偈衆共輕之不將會同
常守精舍勅令掃除後日國王請
諸道人入宮供養摩訶盧比丘自念
言我生世間闇塞如此不知一偈人
所薄賤用是活爲卽持繩至後園中
大樹下欲自縊死佛以道眼遙見如
是化作樹神半身人現而訶之曰咄
咄比丘何爲作此摩訶盧卽具陳乎
苦化神訶曰勿得作是且聽我言汝
往迦葉佛時卿作三藏沙門有五百
弟子自以多智輕慢衆人悋惜經義
初不訓誨是以世世所生諸根闇鈍
但當自責何爲自賊於是世尊現神
光像爲說偈言
自愛身者 愼護所守 希望欲解
學正不寐 身爲第一 當自勉學
利乃誨人 不倦則智 學先自正
然後正人 調身入慧 必遷爲上
身不能利 安能利人 心調體正

何顛不至　本我所造　後我自受
爲惡自更　如剛鑽珠
摩訶盧比丘見佛現身光相悲喜㥛
慄稽首佛足思惟偈義即入定意
得阿羅漢道自識宿命無數世事三
藏衆經即普在心佛語摩訶盧著衣
持鉢就王宮食在五百道人上坐此
諸道人是鄉先世五百弟子還爲說
經令得道迹并使國王明信罪福即
受佛教徑入王宮在於上坐衆人心悉
怪其所以各護王意不敢訶譴念其
愚癡不曉達嚫心爲之疲王便下食
手自斟酌摩訶盧即爲達嚫音如雷
震清辭雨下座上道人驚怖自悔皆
得羅漢爲王說法莫不解釋群臣百
官皆得須陀洹道

辯癡部第三

打蠅

十誦律云佛爲諸比丘說本生經云
過去有禿頭染衣人共見持衣詣水
邊澣衣已擬曬持歸尒時大熱眼悶
道中見一樹便以衣囊枕頭下睡有
蠅子來唼其頭血見見已父疲極睡

臥便發惡罵云莫大惡微陋蟲子何
[illegible] 哉 含
以故來要我父血即持大棒欲打蟲
子蟲子飛去棒著父頭即死時此
樹神便說偈言
寧與智者讎 不與無智親 愚為父害蟲
蟲去破父頭

打蠅

賢愚經云舍衛國中有一老公出家
兒小即為沙彌共父入村乞食村遠
日暮父老行遲兒畏毒獸急扶其父
推父墮地應時而死佛言我知汝心
無有惡意不得殺罪此由過去父病
睡臥多有飛蠅數來惱觸父令逐蠅
蠅來兒額以杖打之即殺其兒亦非
惡意今還相報

救月

僧祇律云佛告諸比丘過去世時有
城名波羅柰國名伽尸於空閑處有
五百獼猴遊行林中到一尼俱律樹
下樹下有井井中有月影現時獼猴
主見是月影語諸伴言月今日死落
在井中當共出之莫令世間長夜闇
冥共作議言云何能出時獼猴主言

我知出法援樹枝汝捉我尾展轉
相連乃可出之時諸獼猴即如王語
展轉相捉未至水連獼猴重樹弱
枝折一切獼猴墮井水中尒時樹神
便說偈言
是等騃癡獸 癡衆共相隨 坐自生苦惱
何能救世間
佛告諸比丘尒時獼猴主者今提婆
達多是尒時獼猴者今六群比丘是
尒時已曾更相隨順受諸苦惱今復
如是
妒影
雜譬喻經云夫婦二人向蒲萄酒甕
内欲取酒夫妻兩人互相見人影二人
相妒謂甕內藏人二人相打至死不
休時有道人為打破甕酒盡了無二
人意解知影懷愧比丘為說法要夫
婦俱得阿惟越致佛以為喻見影鬪
者譬三界人不識五陰四大苦空身
有三毒生死不絕
分衣
十誦律云佛在憍薩羅國與大比丘
僧安居有兩老比丘夏罷得多施物

自念人少物多不敢分之恐其得罪
跋難陀比丘知往與分聞二比丘言汝
得衣分未耶答未分二老比丘問言
汝能分不答言能是中應作鞨磨即
持衣物來置其前跋難陀分作三聚
是二比丘間著一聚自向二聚衣間
立言汝聽作鞨磨
汝二人一聚 如是汝有三 兩聚亦及我
如是我有三
聞是鞨磨好不答言善跋難陀擔衣
欲去彼比丘言大德上座我等衣物
未分跋難陀言與汝分知法人應與
一好衣彼言當與跋難陀是聚中取
大價衣著一處餘分作二分與已擔
去諸比丘聞已白佛佛廣呵責已告
諸比丘是跋難陀非但今世奪前世
亦奪乃過去世一河曲中有二獺河
中得大鯉魚不能分二獺守之有野
干來飲水見獺語言外甥是中作何
等獺答言阿舅是河曲中得此鯉魚
不能分汝能分不野干言能是中說
偈令作三分即問獺言汝誰喜入淺
答言是某獺誰喜入深答言是某

獺野干言汝聽我說偈 [illegible]

入淺應與尾 入深應與頭 中間身宍分

應與知法者

野干銜魚身來雌者說偈

汝何處銜來 滿口河中得 如是無頭尾

鯉魚好宍食

雄野干說偈言

人有相言諍 不知分別法 能知分別者

如官藏所得 無頭尾鯉魚 是故我得食

佛語諸比丘時二獺者二老比丘是

野干者跋難陀是 是跋難陀前世

曾奪今世復奪

造樓

百喻經云往昔愚人癡無所知到餘

富家見三重樓高廣嚴麗即作是念

我有錢財不減於彼云何不造即喚

木匠而問言曰解作彼舍不木匠荅

言是我所作即便語言今為我造木

匠即便經地壘墼作樓愚人見壘語

木匠言我不欲下二重先為作最上

屋木匠荅言無有是事何有不作

最下造彼第二不造第二云何得造

第三屋愚人固言我不用下二必為

我作上時人聞已便生怪笑譬如世 [illegible]
尊四種弟子不勤修敎三[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懈
急欲求道果不欲下二果唯欲得第
四回羅漢果亦爲時人之所蚩笑如
彼愚者等無有異不依二乘[illegible]先[illegible] 大乘亦復如是故[illegible]
義經云不先學小乘後學大乘者非佛弟子

磨刀

百喩經云昔有一人貧窮困苦爲王
作事日月經久身體羸瘦王見憐愍
賜一死駝貧人得已即便剝皮嫌刀
鈍故求石欲磨乃於樓上得一磨石
磨刀令利來下而剝如是數數往來
磨刀後轉苦憚不能上樓懸駝上樓
就石磨刀深爲人笑猶如愚人毀破
禁戒多取錢財以用修福望得生天
反得其殃如懸駝上樓磨刀用功
甚多所得甚少

賣香

百喩經云昔有長者入海取沉水香
積有年載方得一車詣市賣之以其
貴故卒無買者多日不售心生疲猒
見人賣炭時得速售便燒作炭不
得半車價直世間愚人亦復如是無

量方便勤求佛果以其難得便生退
心不如發心求聲聞果速斷生死作
阿羅漢

賭餅

百喻經云昔者夫婦有三番餅夫婦
共分各食一餅餘一番在共作要言
若有語者要不與餅既作要已為
一餅故各不敢語須臾有賊入家偷
盜取其財物一切所有一畢賊手夫
婦二人以先要故眼看不語賊見不
語即其夫前侵掠其婦其夫眼見亦
復不語婦便喚賊語其夫言云何癡
人為一餅故見賊不喚其夫拍手笑
言咄婢我定得餅不復與尒世人聞
之不無嗤笑凡夫之人亦復如是為
小名利詐現靜默為虛假煩惱種種
惡賊之所侵掠喪其善法墜墮三塗
都不怖畏求出世道方於五欲耽著
嬉戲雖遭大苦不以為患如彼愚人
等無有異

畏婦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娉娶二婦若近
其一為一所瞋不能裁斷便在二婦

中間王身御臥值天大雨屋舍霖漏
水土俱下墮其眼中以先有要不敢
起避遂令二目俱失世間凡夫
亦復如是親近邪友習行非法造作
結業墮三惡道長處生死喪智慧
眼如彼愚夫為其二婦故二眼俱失

偷米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至婦家舍見其
擣米便往其所偷米含之婦來見夫
欲共其語滿口中米都不應和羞其
婦故不肯棄之是以不語婦怪不
語以手摸看謂其口腫語其父言我
夫始來卒得口腫都不能語其父即
便喚醫治之時醫言曰此病最重
似石辭以刀扶之可得差耳即便以
刀扶破其口米從中出其事彰露世
間之人亦復如是作諸惡行犯於淨
戒覆藏其過不肯發露墮於地獄
畜生餓鬼如彼愚人以小羞故不肯
時忍以刀決口乃顯其過

効眴

百喻經云昔有一人欲得王意問餘人
言云何得之有人語言若欲得王意

推猶汝當劫之此人見王眼眴便劫
王聞王問之言汝為病耶為著風耶
何以眼眴其人答王我不病眼亦不著
風欲得王意見王眼眴故劫王也王
聞是語即大瞋恚使人加害擯令出
國世人亦尒於佛法王欲得親近求
其善法以自增長既得親近不解如
來法王為衆生故種種方便現其短
闕而生譏毀劫其不是由是之故於
佛法中永失其善墮於三惡如彼劫
王亦復如是

備撰

百喻經三譬如野干在於樹下風吹枝
折墮其脊上即便閉目不欲看樹捨
棄而走到于露地乃至日暮亦不肯
來遥見風吹大樹枝柯動搖上下便
言喚我還來樹下愚癡弟子亦復如
是已得出家得近師長以小呵責即
便逃走後復値遇惡知識惱亂不
已方還師所如是去來是為愚惑

頌曰

愛網結心間　入金癡若睛　雖慈慧炬照
愚昧猶自昏　衆惡並不覺　慧種未開萌

自非慕愛何得[illegible][illegible]

法苑珠林卷第五十三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勑彫造